

人物榜

哥伦比亚首位女性非裔副总统弗朗西亚·马尔克斯：

“我的梦想是看到国家和平”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特约撰稿 朱亚琦

古斯塔沃·佩特罗和弗朗西亚·马尔克斯6月19日在哥伦比亚创造了历史，通过总统选举第二次投票他们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左翼总统和第一位女性非裔副总统。这对组合来自“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前所未有地获得了超过1120万张选票，并击败了来自“反贪污政府联盟”的鲁道夫·埃爾南德斯和弗雷迪·卡斯蒂略。马尔克斯于6月24日签署了副总统委任状，她的当选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这位曾做过女佣和矿工的单身母亲、女权运动人士和环境活动家成了在哥伦比亚政坛中首位具有行政权力的非裔女性。她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哥伦比亚政治团体及机构大多由白人男性精英掌握的局面，更在国家治理层面开拓了女性话语空间。

环保运动中走出的领导者

弗朗西亚·马尔克斯1981年出生于哥伦比亚苏克雷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草根”政治家，因出生于贫困家庭曾在年少时做过家庭女佣的工作。2014年，为了反对大型跨国公司在她的家乡——苏克雷省考卡省拉托马村非法开采金矿，保护当地原住民的生存权利以及自然环境，弗朗西亚组织了人生中第一次游行活动，约70名戴着头巾的非裔妇女参加了此次游行，因此被称为“头巾游行”。“我能发声，这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黑人群体和原住民群体所寻求的公平正义。”在接受采访时她这样解释道。据媒体报道，在游行过程中，逐渐加入了该省北部其他城市的妇女。她们在步行了约600公里后于11月27日到达波哥大，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和法院的裁决，保护该地区黑人社区的祖传领地，并要求停止非法采矿和违宪采矿，因为这些行为造成奥维哈斯河的污染，社区居民被迫流离失所。弗朗西亚·马尔克斯率领这些从未出过村的非裔妇女们，一路抗争，即使多次受到骚扰、威胁和监视，她仍然坚持走到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高法



6月19日，左翼竞选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古斯塔沃·佩特罗（前左三）与他的竞选搭档弗朗西亚·马尔克斯（前左四）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庆祝大选获胜。新华社发（帕斯摄）

院和议会的谈判桌前，不顾一切地为保护家乡人民的权益做斗争，最终与政府达成协议，以哥政府成立第一个取缔非法采矿的国家工作队，扣押和销毁了所有非法作业的采矿机械为直接结果，停止了该地区所有非法采矿活动。这次游行避免了非法采矿在拉托马和考卡地区的环境和社会破坏，直接解决了居民饮用水汞含量超标500倍的问题，避免了该地区人民的流离失所。弗朗西亚·马尔克斯在拉托马的成功对该地区的人民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榜样，她激励着居民抵制社区内的非法采矿，克服了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腐败，领导了这场斗争。因此，在2018年弗朗西亚·马尔克斯被授予“绿色诺贝尔奖”之称的高曼环境奖。

“我存在是因为大家存在”

弗朗西亚·马尔克斯同时是社会活动家、环境斗士、律师和单身母亲，她捍卫青年、农民、妇女、原住民和非洲裔社区等群体的平等权利，是哥伦比亚著名“我存在是因为大家存在”“我们准备好了”等女性平权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我存在是因为大家存在”来自非洲南部祖鲁语或科萨语中的“ubuntu”一词，是非洲传统的一种价值观，用在争取女性政治权利的哥伦比亚女性平权运动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项运动聚集了超过3000名游行参与者，表明了反对种族主义的妇女运动基础上，通过团结，是可以做到民主政治的。妇女或作为政

党的积极分子，或作为民选职位的候选人，或担任党内领导职务或普通的公共职务，都有在政治公共领域发展的权利。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根据联合国妇女署、总统妇女委员会和国家行政统计局的报告，在哥伦比亚，“妇女在国会中的代表性不足”，妇女代表率为19.7%，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代表率(29.7%)低10个百分点。它也远低于24.5%的世界平均水平，不平等现象在众议院(下院)很明显，在171个席位中，只有32个席位是由女性占据的；这与参议院的情况类似，在108个席位中，只有23个席位是由女性占据。为争取更多的竞选政治职位，“我们准备好了”运动诞生了。

哥伦比亚的政坛充满了血腥和动荡，哥伦比亚监察员办公室人权观察报告指出，仅2022年第一季度至少有52名社会领袖及人权卫士在哥伦比亚被谋杀。

“我们参与的是一项死亡政治，我们的家庭面对的是政治牺牲、流放、饥饿、贫困，因为我们的政治领导层是刻薄卑鄙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国家由殖民结构主宰，我们的政府由40个家族掌控。这种国家治理结构充斥着历史压迫并且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大多数人民没有尊严，生活在恐惧、焦虑、担心、不确定当中。”弗朗西亚·马尔克斯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讲到，“我参选时充分考虑到了所有将会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但我认为从这片土地的角度出发，这样的政治模式才是亟待建立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推动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哥伦比亚的转型。”

弗朗西亚·马尔克斯的当选无疑是女性领袖在拉美地区崭露头角的最佳范例，同时证明了哥伦比亚人民对于传统右翼政治势力的厌倦。随着弗朗西亚·马尔克斯的到来，政治选举舞台上充满了抗争、希望、自由和尊严，哥伦比亚社会大多数人更加期待革新，期待和平、公正、平等的国家秩序。弗朗西亚·马尔克斯代表着哥伦比亚底层人民，她和古斯塔沃总统收到的选票正是哥伦比亚人民对和平变革的回应和要求。

新看点

女运动员占比创新高

2026年冬奥会或产生116枚金牌

当地时间24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于瑞士洛桑审议通过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项目设置和运动员配额方案，该届冬奥会或将产生116枚金牌(其中2个小项待定)，新增大项滑雪登山。按目前项目设置，运动员参赛配额共2900人，其中女运动员占比达到创历史新高的47%，而新增的8个小项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性别平衡、更充分地使用现有场馆、更有效地降低办赛成本。

本次项目和配额的调整是基于奥运项目委员会的建议，同时各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也对方案进行了评估。方案调整总的原则是更好地实现性别平衡、更充分地使用现有场馆、更有效地降低办赛成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我们在缩小冬奥会性别差距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女运动员占比从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40%，提高到米兰-科尔蒂纳的47%。”

2022年北京冬奥会共设7个大项、109个小项；运动员配额为2892人，女性运动员占比约45%。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新增大项滑雪登山，共设8个大项、116个小项(其中2个小项待定)；运动员配额提升8人至2900人，其中男运动员1538人，女运动员1362人；女运动员占比升至47%。

较北京冬奥会，2026年冬奥会增加8个小项、取消1个小项、替换1个小项。其中，滑雪登山作为本届冬奥会的新增大项，将包含男子、女子各1个小项及混合接力。2021年7月，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在东京表决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26年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

2026年冬奥会的另外7个大项有3个涉及小项增减：雪车大项增设钢架雪车混合团体小项；雪橇大项增设女子双人雪橇小项，将原设双人雪橇(混合性别)改为男子双人雪橇；滑雪大项新增3个小项，包括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男子、女子双人各1个小项及跳台滑雪女子大跳台、取消高山滑雪混合团体。冬季两项、冰壶、冰球和滑冰四个大项没有变化。

在2026年冬奥会现有的116个小项中，高山滑雪男子、女子全能处于待定状态。国际滑雪和单板滑雪联合会将对这两个小项的竞赛形式做进一步评估，同时听取该组织运动员委员会等利益相关方建议，并不晚于2023年4月决定这两个小项是否纳入2026年冬奥会。

据介绍，共有5个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提议在北京冬奥会基础上修改2026年冬奥会设项和配额，其中包括23个新小项建议和359人(113男、246女)的新增参赛配额建议。最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审议通过增加8个小项、取消1个小项、替换1个小项。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还对北欧两项的现状进行了讨论。在过去三届冬奥会上，北欧两项总共27枚奖牌仅被四个国家(地区)奥运会摘得，该项目在欧洲以外的普及度和关注度堪忧。该项目近三届冬奥会的收视率也是最低的。在各方充分讨论后，最终还是决定2026年冬奥会保留这一冬奥会上唯一没有女子参与的竞赛项目，原因是该项目的男运动员已经为本届赛事备战多年，且目前距离开赛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但2030年冬奥会是否继续设立北欧两项，则需进一步观察。(新华社发)

图特写

泰国女博士帮助 2.5万只龟类重返自然



朱拉隆功大学水生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南塔日卡博士是泰国知名水生动物专家，从业30余年来已累计救治龟类至少2.5万只，并帮助它们重返自然。2014年南塔日卡博士获颁“泰国杰出女性奖”，她说，在她眼中，所有生命都值得被拯救。

新华社记者 王腾/摄

她世界

重视她们的需求 倾听她们的想法

2.58亿名丧偶妇女渴望社会支持

4名丧偶妇女，4个有关尊严的故事

何蒙/编译

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妇女来说，她们的基本权利以及个人尊严长期难以得到满足，这更加剧了她们的丧偶之痛。尽管全世界有超过2.58亿名丧偶妇女，但在很多地方，她们一直在社会中得不到重视和支持。

武装冲突、流离失所、移民和新冠疫情导致数以万计的妇女丧偶，还有许多妇女的伴侣失踪或消失。

在全球很多地方，尤其是一些经济落后的偏远地方，丧偶妇女通常在伴侣死后被剥夺财产，并可能被视为疾病的“携带者”，受到极度的污名和歧视。

妇女普遍在获得养老金上比男子低得多，因此，配偶的死亡可能导致老年妇女的贫困。在因疫情等原因造成封锁的背景下，丧偶妇女如果重病或无法养活自己和子女，可能无法获得银行支持和养老金。单身母亲家庭、单身老年妇女特别容易陷入贫困，是目前一个亟须关注的领域。

6月23日国际丧偶妇女日之际，联合国人口基金网站报道了关于丧偶妇女的相关问题，并呼吁各国政府应采取行动兑现承诺，保障《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法中所包含的丧偶妇女权利。在许多国家，即使国内法对丧偶妇女的权利有所保护，但国内司法系统软弱无力，未能在实践中保障她们的权利。司法官员的意识缺乏，可能导致丧偶妇女不愿诉诸司法寻求赔偿。

据估计，全世界2.58亿名丧偶妇女中有近十分之一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如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一些地区，约有50%的妇女丧偶。在配偶的丧葬和哀悼仪式中，丧偶妇女可能面临有害、有辱人格甚至威胁到生命安全的传统习俗。



玛莎·艾丽西亚·贝纳文特，危地马拉 联合国妇女署/瑞安·布朗

“我的梦想是让我的社区从太阳能中受益” ——玛莎·艾丽西亚·贝纳文特，危地马拉

玛莎·艾丽西亚·贝纳文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孩子。她去印度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太阳能工程师。而在接受培训之前，玛莎当过保姆，照顾雇主的孩子，远离自己的孩子，但仍然没有足够的钱来满足生活。

现在，凭借自己的技能，她可以制造太阳能灯，每盏灯可以卖到200格查尔，几乎是她做家政时月收入的一半。“我在学院度过的六个月也不容易。当时我曾生病，犹豫过是否继续做家政工人。但渐渐地，我学会了如何制造太阳能灯。”玛莎说，“我的梦想是让我的社区从太阳能中受益。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印度，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整个社区。人们走过来对我说，我们很高兴你回来了。现在我们有光了！”

“我希望我的女儿们从我的经历中得到启发，看看我作为一个女人可以走多远。”

“现在，我人生中第一次可以说某件事是我的” ——卡蒂·贾马拉，巴基斯坦

务农是卡蒂·贾马拉的全部。她从小就开始和父亲一起在田间劳作，13岁结婚，继续和丈夫务农。当她的丈夫去世时，留下了八个孩子，并且没有正式的权利获得作物及土地。她和其他1千多名无地女农民通过租赁协议获得了土地租赁权。

“拥有合法获得的土地和居住的地方，并获得一部分作物，这是不可想象的。”卡蒂·贾马拉说，“现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说有些东西是我的。这片土地上的作物，它们是我的——这份协议是这么说的。我是这片土地上的女王！”

“至少我孩子这一代不要受相同的苦” ——纳德格，多哥

在多哥南部一个村庄，失去丈夫的纳德格曾被迫接受习俗在一个仪式上接受一个男人，并在此后与世隔绝地生活。虽然多哥法律赋予妇女拒绝这些有害习俗的权利，但在大多数部落和农村社区，折磨人的仪式仍然存在。这些仪式剥夺了寡妇的所有遗产，使她们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

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信托基金的支持下，纳德格大声疾呼反对这种做法。“至少我孩子这一代不要受相同的苦。对待寡妇的这种行为，我对我的敌人都做不到。”纳德格说。



玛哈·阿西·艾玛·阿拉，叙利亚 联合国妇女署/法里亚·萨勒曼

“我希望我的女儿们从我的经历中受到启发” ——玛哈·阿西·艾玛·阿拉，叙利亚

玛哈是一名40多岁的叙利亚难民，在丈夫去世后来到约旦扎阿特里难民营的联合国妇女中心。在失去伴侣后，她正在与严重的抑郁症作斗争，对独自养活自己和子女的前景感到不知所措。玛哈现在是一名裁缝，并且还找到了一个女性网络来支持她的情感。

“这里(联合国妇女中心)不仅使我能够养活我的孩子，它已经成为我的避难所。这里有许多与我同龄的女性，她们也在克服类似的情况，我们成了彼此的支持和朋友。”玛哈说，



卡蒂·贾马拉，巴基斯坦 联合国特派队/威斯纳·贾里奇